

## COVER STORY



徐世琪,《宇宙急Call》,2018年,录像,“疫症都市:既远亦近” 周育正,《擦拭、感知、接触、传染、消毒、教育、新习性》,2019年,“疫症都市:既远亦近”展览现场



室外温度高於攝氏24度,毛巾可自行取用。  
You are welcomed to take a towel when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exceeds 24°C.

# 病毒、艺术与未来的生命政治

为纪念西班牙流感100周年,在全球四大都市展开的“传染性疾病”主题项目,对2020年初在武汉暴发传染至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乃至全球生态危机,既提供了历史的参照,也充满了预见性的视角

新冠病毒肺炎在2020年1月从武汉暴发之后,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于2月13日宣布提供1000万英镑的资金,以支持全球针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研究。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基金会,惠康除了支持与健康相关的研究,其与生物医学相关的艺术项目和收藏也颇具盛名,其创意总监肯·阿诺德(Ken Arnold)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中提到:“Covid-19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急的医学问题,惠康将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遏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并消除病毒的工作。”

惠康与传染性疾病的文化项目早在2018年就已开始,阿诺德发起这一名为“疫情都市”项目,其初衷是探讨“疾病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城市如何受其影响而演变的历史”。

近期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揭示了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烈性病毒的恐惧是贯穿历史的长久噩梦,而与其纠缠和斗争的经历也一再轮回。时间不一定能抹平伤痛,但艺术会记录并反思人类与疫病遭遇与自救的历史。

## 病毒与城市

2018年,是1918年大流感的百年之祭。这场于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间暴发的全球性H1N1 A型流感疫潮,造成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5000万人死亡,被称为所有流行病之母(the Mother of All Pandemics)。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流行疾病暴发,为何在一百年后却鲜有人提起?我们在纪念战争、地震、洪水等灾祸的同时,是否也应应对流行疾病如何扩散成为灾祸进行反思。因此,回溯1918年流感这样的灾祸时,我们不仅要从事科学角度去解析这场流感的成因和解决方案,也应正视传染病和人类所栖息的社区和城市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在疫情期间的互动,共同的创伤记忆抑或

**“Covid-19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急的医学问题,惠康将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遏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并消除病毒的工作。”**

惠康基金会创意总监  
肯·阿诺德(Ken Arnold)



是由此激发的真实人性。

惠康基金会于2018年开启了“疫情都市”(Contagious Cities)项目并从科学、社会学、传播学、艺术等多重维度探讨了微生物与人类(都市)的关系。“疫情都市”项目将这种反思落地为艺术驻地、展览、工作坊、公共阅读甚至广播等活动,并选择了日内瓦、柏林、纽约和香港四个城市,每个城市在国际公共医疗卫生的历史中均有各自的位置和文

化语境,在不同城市的实施兼有重复性和差异性。日内瓦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所在地,柏林是历史上的微生物学发源地,纽约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都市,而香港作为亚洲的文化熔炉,史上也有过鼠疫和SARS两次重大的传染病史。

艺术家组合——爆炸理论(Blast Theory)应邀在日内瓦进行艺术驻地,是WHO历史上首批驻地艺术家。WHO能即时获得世界各地的流行病

信息,并协调国际合作对策,因此作为艺术家代表的爆炸理论拥有了绝无仅有的上帝视角。Blast Theory最终完成的装置作品《A Cluster of 17 Cases》着眼于SARS期间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时刻。艺术家选择了2003年2月21日的那个夜晚,SARS暴发前的一个瞬间:香港维景酒店的九楼的住户们安静入睡,病毒却悄然沿着空气扩散。第二天,对病毒一无所知的17名住户们飞向全球,进入各自的命运轨迹。除了装置作品,艺术家在为期几周的驻地中,也对WHO的官员和代表们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工作。艺术家提到,“每天九点半小时的例会,(WHO)需要处理海量信息,并快速做出决定。他们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完全信息,但是等待不是一个选项。”人们对于WHO的了解基本来自屏幕中的官方发言,因此艺术家的观察视角对了解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组织意义非凡。

相较日内瓦的官方机构角色,柏林则更浸润着现代生物医学发源地的底色。鲁道夫·维奇豪(Rudolf Virchow)是“现代病理学之父”,并为德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奠定基础。而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确定了结核病、霍乱和炭疽的特定病原体,为传染病的概念提供了实验支持,其创立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成为德国传染病预防的重镇,同时也是艺术项目的合作伙伴。艺术家Sybille Neumeyer在接受项目邀请后,经过对德国科学家和民众的调研,创立了一条艺术行走路线(artistic walk),去收集这座城市关于流感、传染病与病毒的声音。其中若干经历和1918年的流感关联,若干经历则与当下和未来相关,若干是人类叙事,若干则是非人类媒介的发声。这就像在棱镜中观看历史,一切都在交织中诉说,而不仅仅是事实本身。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Robert Koch Institute)洛萨·H·威勒(Lothar H. Wieler)教授在评价作品时提到类似的艺术行走非常重要,因为“面对病毒,最大的藩篱不是技术,而是交流的障碍。”



1918年,一种由名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引起的传染病引发全球疫潮,曾经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5千万至1亿人死亡。在美国坦萨斯州赖利堡(Fort Riley)的军营医院,病房内被受感染的军人塞满